

# 近代建筑史学



# 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势在必行<sup>①</sup>

张 复 合

**提要：**日本近代建筑史研究之初，首先从技术方面着手；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开展 27 年来，关注“样式”方面较多，技术史研究十分薄弱。在近代建筑保护工作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新形势下深化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当务之急是开拓近代技术史的研究。通过研究中国建筑近代化进程中的技术发展，抓住中国建筑近代化发生、发展之根本，并对中国现代建筑之发展予以启迪。

**关键词：**建筑技术史，开拓，深化

二十八年前的那个八月，1985 年 8 月 27—29 日，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和建设部科技局的支持下，由汪坦先生（时为清华大学教授）发起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八月座谈会）在清华大学举行，全国各地十几位学者及有关单位的代表参加。与会代表中包括 20 世纪 50 年代曾参加《中国近代建筑史》（初稿）编写工作的王绍周先生（时为同济大学教授）、王世仁先生（时为北京市文物局研究员）、侯幼彬先生（时为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以及早在 1956 年即以《中国近百年的建筑》为题写作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刘先觉先生（时为东南大学教授）。

此次座谈会交流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 80 年代国内外开展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情况，总结了经验教训，围绕着在新时期如何进行研究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鉴于中国近代建筑在我国建筑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向全国发出了《关于立即开展对中国近代建筑保护工作的呼吁书》<sup>②</sup>。

如果说，1986 年 10 月“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第 1 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在全国范围内正式起步。那么，1985 年“八月座谈会”则为其进行了准备，拉开了序幕。

时隔二十八年的这个八月，2013 年 8 月 24—25 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近代建筑史学术委员会联合主办“2013 年近代建筑技术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八月研讨会），期冀能如同 1985 年“八月座谈会”那样，拉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的序幕。

—

1986 年 10 月“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第 1 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上，东京大学藤森照信教授应邀发表了题为“日本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历程”的学术报告<sup>③</sup>。

---

① 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20110002110095）。此文于 2013 年 8 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2013 年近代建筑技术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主题报告，未正式公开发表。

② 参见：《新建筑》1986 年，第 1 期。

③ 藤森照信（1946—），东北大学本科毕业，获东京大学硕士、博士学位，任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教授。著有《明治东京规划》、《日本近代建筑》（以上获日本建筑学会论文奖）、《建筑探侦之冒险》（获三得利学艺奖）、《昭和住宅物语》等 30 余本著作；并与丹下健三合著《丹下健三》。其建筑设计作品有韭菜之家（第 29 届日本艺术大奖）、熊本县立农业大学学生寮（日本建筑学会作品奖）等 25 项。2006 年主持第 10 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日本馆。建筑史家、建筑师及建筑评论家，也是日本电视、报刊等媒体上的建筑界知名人士，担任日本 BS 富士电视节目“日本近代遗产”监制及解说。20 世纪 80 年代，以其为主的“路上观察学会”在日本全社会掀起“走上街头，观察发现”的近代建筑保护热潮。1987 年 11 月开始，代表“日本亚细亚近代建筑史研究会”同中国方面合作进行中国近代建筑调查，长达四年之久，其影响延续至今。2010 年 4 月，自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退休，受聘为工学院大学工学部教授。

《日本近代建筑》中译本（黄俊铭译）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10 年 9 月）。

藤森教授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开展之始,就提醒我们注意对技术史的研究:

日本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开始于战后,……这一时期的近代建筑史研究,大体上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撰写通史,1865年至1945年的通史,这主要是稻垣荣三教授的工作。其他两个方面是分项研究,即样式的研究和技术史的研究。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把目光集中在明治初期,也就是近代化的初期,他们力图探明,近代建筑在日本是怎样开始的。样式的研究主要是桐敷教授的工作,而技术史的研究主要是村松贞次郎教授进行的。……这在战前的建筑史研究中是没有的,那时,只是单纯研究样式。技术史的研究是战后才开展起来的。当时的研究者认为,任何式样都是建立在其技术基础、技术背景之上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受现代主义的建筑观的影响产生的<sup>①</sup>。

1987年5月,村松贞次郎教授首次访问北京并在清华大学发表讲演<sup>②</sup>。

村松教授在“近代建筑史的研究方法”中,特意强调“对建筑物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

对于实际的建筑物的调查,……首先是对有关工程情况的调查和外部环境的调查,然后进行建筑物本身的调查。建筑物本身的调查又可分为形式与材料、结构两个部分。

关于形式的调查中,有屋顶结构的项目,这是我一直十分注意的。……在建筑结构的调查中,仔细考察所用的金属件,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建筑物的年代和当时工艺水平。……建筑物所用的钢材也很有意思。早期进口的钢材上都有出产厂家轧制的标志。……在考虑近代建筑的保存时,有一个混凝土中性化的问题。混凝土本来是碱性的,但由于年代久远,在空气中二氧化碳的作用下,从外向内逐渐中性化。在中性化的部分钢筋开始锈蚀。因此,可以说钢筋混凝土建筑并不是永久的。

日本在古代可以说没有砖,近代建筑才开始用砖,这和中国很不相同。从砖的砌筑方式上就可以大体断定建筑物的年代。……西方式建筑的玻璃窗,也是日本以前所没有的,也有必要仔细调查。例如合页的作法,上下推拉窗中平衡重的作法、材质等等。这些都随时代而有所不同。

建筑物内部墙面上的瓷砖,也是值得收集和研究的。……吊灯和壁灯也是很有时代特色的东西。……还有油漆。由于年代久远,大部分都经过多次涂刷,很难断定当初的颜色了。为此,需要作切面检查,有时还要用化学方法加以分析。当时还没有彩色照相,如果能找到当时的绘画,乃至学童们的写生画,都可以作为断定颜色的参考<sup>③</sup>。

经过27年来持续不懈的努力,1986年10月“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第1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以来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和丰硕成果。随着2012年第13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召开,十三次学术年会共发表论文1041篇;随着第13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会刊(2012年)《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八)的面世,十三次学术年会共有755篇论文正式出版。其中关于建筑调查的论文为数不少,但是,能够如村松教授所告诫的那样,把调查深入到材料和结构层面的,当属凤毛麟角。

村松教授在讲演中提到,“回顾起来,像上面所说的那样,里里外外详细调查的,多半是面临拆毁命运的建筑物。对于调查而言,这当然是极好的机会;但仔细一想,又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事”。这听起来让人感到纠结。我们希望“令人感到遗憾的事”尽量能够避免或转化,“极好的机会”则尽力抓住并利用。

1992年10月,“第四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第4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在重庆召开。村松教授应邀专程与会,并作了题为“近代建筑的保存意味着新的创造”的学术报告,结合他对日

① [日]藤森照信:“日本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历程”,《世界建筑》1986年第6期

② 村松贞次郎(1924—199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获博士学位。1974—1985年为东京大学教授,退休后被授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任法政大学教授。从事建筑史教育并推进日本的近代建筑史研究工作,培育了众多的研究者。他的研究以日本近代建筑技术史为基础,开拓日本近代建筑史的各个分支的研究,使之体系化,并致力于日本的近代建筑保护事业。

松贞次郎教授1997年8月因病逝世,享年73岁。病逝当日,日本天皇授予他三等勋位勋章,内阁总理大臣桥本龙太郎奉他为正四位,表彰他对日本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及对近代建筑保护所做的贡献。

③ [日]村松贞次郎:“近代建筑史的研究方法-近代建筑的保存与再利用”,《世界建筑》1987年第4期

本近代建筑进行长期研究以及保存工作的丰富经验,介绍了日本的情况和发展趋势,为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深入以及同社会发展实际的结合,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他在报告中讲到:

根据多年的经验,我认为近代建筑的保存和再利用,不仅仅是使旧的东西留存下来,更重要的是要注入新的生命,使之具有活力,从而让其周围的都市环境复苏。这是一项重新进行创造的工作。前人精心设计并建造了这些建筑,他们是如何想的?怎样施工?如何使用材料?只要我们沿着前人之手留下的痕迹去追寻,就会给古旧的建筑以新的生命。这是一项多么有意义且又富于创造性的工作啊!因为我一直这么想,所以就把它作为今天报告的题目了<sup>①</sup>。

作为日本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的开创者、日本近代建筑史研究的泰斗,其研究成果给他以新的生命。

2008年12月福州“中国工业建筑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东京大学包慕萍、村松伸教授提出的论文“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的基础问题”,对日本近代建筑技术史的研究发展历程、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并对其历史局限性进行反思,进而对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的开展提出了看法<sup>②</sup>。

## 二

2012年7月发表的“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状况及前景”一文,统计选取截至2011年3月(距1987年5月村松贞次郎教授在清华大学发表讲演时隔24年之后),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和各高校研究生学位论文90篇;其中,华东地区的论文35篇(近40%),综合性研究的论文仅9篇(10%)<sup>③</sup>,反映出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的薄弱和不均衡。

2012年7月召开的第13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开辟“近代建筑技术及材料”专题(相关论文9篇,占所接收论文的10.8%),涉及多类建筑的构件特征以及从个案跟踪到整体审视的保护技术,反映了近代建筑史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对建筑技术的考察和探讨。

2013年召开的“八月研讨会”邀请全国各高校以及有关设计研究及文物保护单位的近20位专家学者,交流1986年10月“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第1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以来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状况,讨论在近代建筑保护工作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新形势下如何深化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问题。

应邀与会的名古屋大学西泽泰彦教授,在藤森照信教授门下取得东京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日本建筑学会近代建筑史小委员会主任;西泽教授20世纪80年代曾追随汪坦先生在清华大学进修,毕业后在村松贞次郎教授指导下在明治村工作多年。清水建设技术研究所松波秀子研究员长期在明治村工作,得村松贞次郎教授真传,有丰富的近代建筑修复、保护及迁建实践。两位此次专程与会,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日本近代建筑技术研究的宝贵经验。

同时,西泽泰彦教授全程参加了1988—1991年中日合作进行中国16个城市(地区)近代建筑调查及《中国近代建筑总览》编辑的工作,多次参加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并发表论文;松波秀子研究员参加了1988年5月在天津举办的“中国近代建筑讲习班”。两位对中国近代建筑都有相当的了解。

西泽泰彦教授的论文“1891年浓尾地震建筑破坏与其后日本建筑界的对应——领先世界的建筑抗震研究之始”,使我们从技术层面了解到,当地震灾害发生后,研究人员实施的建筑破坏调查成为以后地震破坏调查的起点,其研究成果决定了今后抗震研究的框架和方向,使日本的建筑抗震研究与抗震技

① [日]村松贞次郎:“近代建筑的保存意味着新的创造”,载《第四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年10月。

② 包慕萍,[日]村松伸:“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的基础问题”,《中国工业建筑遗产调查与研究》(中国工业建筑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

③ 刘珊珊,张复合:“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状况及前景”,《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八)(第13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会刊),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

术开发处于世界最高水平。松波秀子研究员的论文“大正·昭和初期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及其保存”，使我们从建筑材料的层面了解到日本近代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发生、发展及其保护状况。

应邀与会的国内专家学者，都承担多项近代建筑研究课题和近代建筑保护工程，对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和卓著的成就。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广泛，“学科际”或“跨学科”研究活动构成了交叉科学知识体系，集分化与综合于一体，实现了科学的整体化。学科交叉的方式多种多样，跨度日益增大，层次不断加深。唯有从多视角出发，采取交叉思维的方式，进行跨学科研究，才可能形成正确完整的认识。特别是在当前近代建筑保护工作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新形势下，如何深化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问题，已经凸显出来。

中国建筑的近代化进程，从本质上说是从传统的木结构建筑体系变为以近代建筑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建筑体系的过程，虽然对此在近代建筑历史综合研究中已有所涉及，在各地区的近代建筑历史研究中也得到了普遍的注意，但真正从建筑技术角度对中国近代建筑历史进行研究的专著尚不多见。

日本的近代建筑史研究与中国有一个决定性的不同，即首先从技术上开展了研究，之后才从建筑风貌即‘样式史’和建筑思潮即思想史方面入手<sup>①</sup>。

藤森照信教授在“纪念村松贞次郎先生”一文中，做过如下评价：

读了村松、稻垣、桐敷的三本书，就可以领略当时的日本近代建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村松为技术史、稻垣为思想史、桐敷为样式史，各为三个不同角度的日本近代建筑通史。无论是阅读哪一本，都感受甚深。这三本书构筑了日本近代建筑史的技术、样式、思想研究的三大框架<sup>②</sup>。

回顾 27 年来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虽然在技术、样式、思想（通史）三方面都有所涉及，但在建筑技术研究方面是最薄弱的。可以说，我们此前的研究，关注“样式”较多，往往忽视了“技术”，此次提出的“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陌生的课题。

我们在论及近代建筑保护时，强调原有历史建筑的价值<sup>③</sup>。但是我们在评估其历史价值时，往往关注“样式”方面的价值较多，往往忽视了“技术”方面的价值。

举一个最近报道的相关新闻事例：“据 8 月 14 日《东方早报》报道，8 月 1 日，山东济南市旧城开发投资集团对外公布，将投资 15 亿元修建济南火车站北广场，其中包括复建 21 年前拆除的老火车站以及行包房。1992 年，济南铁路局为扩大站场，不顾专家和学者的反对，将德国人于 1904 年修建的济南火车站拆除。目前，复建规划尚未完成，济南官方称复建后的济南老火车站将‘原汁原味’展现在市民面前。”<sup>④</sup>

近年来关于历史建筑保护（修复、改建、扩建、重建等）事例比比皆是，但相关报道和评论从技术角度发出的声音并不多。我们听到较多的是：修复讲究“整旧如初”（或“如旧”），改建讲究“不破坏原貌”，扩建讲究“尊重原建筑的整体性”；至于重建，则讲究“原汁原味”。

但是，众多的历史建筑保护事实证明，能够“照葫芦画瓢”就算是好的了，“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居多。当时的建筑材料废弃了，当时的结构体系改变了，当时的构造方式更新了，当时的施工工艺则更是无从谈起了。这样的“保护”，抹杀了多种历史信息，保护下来的，还能是历史建筑吗？可以说，从建筑技术角度看近年来中国近代建筑的“保护”，似乎都有“破坏”的嫌疑。经过无视历史建筑所身负的技术含量的一番“保护”，此物已非彼物，遑论“原汁原味”！

就济南火车站来说，1992 年 7 月拆除时，当局的理由是“看到它就想起中国人民受欺压的历史，那

① 参见：包慕萍，[日]村松伸：“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的基础问题”，《中国工业建筑遗产调查与研究》（中国工业建筑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 6 月。

② 藤森照信：“纪念村松贞次郎先生”，《建筑史学》第 30 号（日本建筑史学会，1997 年），124-126 页。

③ 历史建筑有没有价值，是决定其拆除或保留的前提；价值大小，则决定了如何对其进行保护与利用。价值包括两部分，一是历史价值，一是现实价值。

④ 李记：“济南火车站从拆除到复建 民意不该一再缺席”，2013 年 8 月 16 日《工人日报》，<http://hb.qq.com/a/20130816/004113.htm>

高耸的绿顶子（穹顶）……就像希特勒军队的钢盔”<sup>①</sup>，当时虽反对声一片，但是众声多归于“没有文化”一词，鲜有从建筑技术的角度发难。2013年7月提出复建，据报道，相关专家称“复建最大的意义是警示后人”，当局更趋向于认为复建不仅代表着“尊重”民意，更代表着在传承文化层面，能够记下光鲜靓丽的一笔<sup>②</sup>。

“民意”、“文化”是拆除的理由，也是复建的理由，“国民素质”在20年间有了多么大的变化呀！可悲的是，济南火车站这栋历史建筑可以随着“民意”和“文化”而逝去，但是，它还能随着“民意”和“文化”而起死回生吗？

中国近代的火车站建筑，由于各种原因多半都拆除了，唯一例外保留下来的是京奉铁路沈阳总站。它的幸运在于由中国建筑师设计，同技术含量无关，亦是“民意”和“文化”在起作用<sup>③</sup>。

进行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忽视了建筑技术的角度和层面，不了解外来的近代建筑技术是如何传入中国的，不了解引进外来近代建筑技术的人物和方式，不了解外来的近代建筑材料、结构、构造以及施工工艺，不研究中国建筑近代化进程中的技术发展，要想真正搞清楚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过程是不可能的。

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势在必行！

### 三

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搞清楚中国建筑近代化进程中建筑技术发生、发展的状况，才能抓住建筑近代化发生、发展之根本；只有搞清楚中国建筑近代化进程中建筑技术发生、发展的状况，才能看清建筑现代化的走向和途径。

当今中国建筑界公认日本的现代建筑已能在世界现代建筑之林中独树一帜，体现了日本建筑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但是很少思考形成这一结果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师一直迷恋于中国传统建筑之美，盲目追捧古代建筑的“大屋顶”样式，想方设法用现代建筑材料表现木构件的神韵，想方设法把“大屋顶”强加到现代建筑的结构体系和外观造型上，既造成经济上的浪费，又造成样式上的纠结。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建筑师一方面在绑架古代建筑的样式方面变换手法，使丑陋庸俗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建筑不断问世；另一方面又在中国古代建筑样式难于同西方现代建筑的结构体系和外观造型难于相容面前而自卑，转而向西方古典建筑寻求灵感，把“柱式”、穹顶等早已过时的样式引入中国的现代建筑，使更加另类的“洋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建筑遍布中国各地。

回顾历史，中国现代建筑师如此作为，应当有中国建筑行业历史上的渊源。

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有时代的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数千年的匠师们，在他们自己的潮流内顺流而下，如同欧洲中世纪的匠师们一样，对于他们自己及他们的作品都没有一种自觉。在社会的地位上，建筑只是匠人之术，建筑者只是个‘劳力’的仆役，其道其人都为士大夫所不齿<sup>④</sup>。

到了中国近代，建筑师同“匠人”分化，已经升入“士大夫”阶层，关注的是“样式”；“匠人之术”（技术）不能再为建筑师所“不齿”，但说“不重视”应不为过。中国近代建筑师面对外来建筑，多半关注的是其样式，而往往忽略其技术和内涵。

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期，中国文化屡次屈辱于西方坚船利炮之下以后，中国又忽然到了“凡是西

① <http://baike.so.com/doc/5351055.html>

② 出处同①

③ 沈阳北站（1927—1930年），基泰工程司杨廷宝设计，荷兰治港公司施工。杨廷宝回国后主持设计的第一项工程，是由我国建筑师自己设计建造的当时国内最大的火车站。

④ 引自《梁思成文集》（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8月，第220页。

方的都是好的”的段落，又因其先已有帝王骄奢好奇的游戏，如郎世宁辈在圆明园建造西洋楼等事为先驱，于是“洋式楼房”，“洋式门面”，如雨后春笋，酝酿出光宣以来建筑界的大混乱<sup>①</sup>。

可以说，中国近代建筑界这一从古代封建社会延续下来的“传统”，影响及于现代中国建筑师。

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中，自觉不自就地受此种“传统”影响，重“样式”轻“技术”的现象是存在的。这同中国建筑界的风气有关，也同中国社会的风气有关。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随着近代建筑保护工作的开展，建筑历史研究者开始跨出“象牙塔”下海成为大势所趋，在实际工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眼前的这栋历史建筑是否坚固的问题。保护是为了延年益寿，大前提就是对象要有一定的体质，能撑得住、挺得下去。因此，从技术的层面来考察研究近代建筑，就成为近代建筑保护工作的第一步。这一步迈不出去，下面的路就可能走歪。

前文提到过村松贞次郎教授在1987年5月的讲演中所说，“里里外外详细调查的，多半是面临拆毁命运的建筑物。对于调查而言，这当然是极好的机会；但仔细一想，又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事”。今天，我们要感到幸运的是，当我们深入到一栋历史建筑保护的的实际工程中时，我们就有“极好的机会”“里里外外详细调查”，这是在“象牙塔”里绝对办不到的，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一机会，那才是真真“令人感到遗憾的事”。

在大形势的裹挟下，目前对于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为进一步的研究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同时，当前近代建筑保护工作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新形势，为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提供了契机。可以说，拓展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学科领域，编写《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应该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此次会议文集所收论文，都是与会专家学者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这些论文结合工程设计项目、教学测绘实习、进修考察访问等，对所面对的近代建筑从结构、构造、材料、施工等多角度进行了技术层面的探索。其中，刘思铎的论文“沈阳近代三角形木屋架体系研究”，是她正在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沈阳近代建筑技术研究》的一个章节，为我们开了地区性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的一个好头；范磊的论文“北京劝业场建造与修缮技术”，则是通过2010年以来结合北京劝业场保护工程实践，对此栋建筑身负的众多信息进行深入考察，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不可多得的实际对象。

正在进行论文征集工作的2014年第14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在2012年第13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新辟“近代建筑技术及材料”专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对这一版块的关注度；结合举办地贵阳的具体情况，把此次年会的主题定为“中国内陆地区近代建筑状况及其保护技术”，强调了“保护技术”。同时，考虑把2016年第15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的主题明确定为“中国近代建筑技术”，从学术委员会的角度推进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的研究。

期冀此次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能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正在承担的近代建筑研究课题和近代建筑保护工程的实际情况，同近代建筑史学术委员会合作，争取从明年（2014年）开始，共同举办专题性的“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研讨会（国际研讨会）”，拓展“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领域，推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我在《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八）的“前言”中曾提到，“借鉴中国工业建筑遗产研究开展的成功经验，计划在近年召开如同2008年12月福州研讨会那样的小型研讨会，以此推动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工作的开展”<sup>②</sup>。

① 引自《梁思成文集》（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8月，第221页。

② 经过在2008年7月昆明第11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上的讨论、筹备，同年12月在福州举行的“中国工业建筑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中国举行的第一次研究中国工业建筑遗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两年后，2010年11月5日，中国建筑学会工业建筑遗产学术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我国关于工业建筑遗产保护的第一个学术组织。同时举办的“2010年中国首届工业建筑遗产学术研讨会”，以及通过的《抢救工业遗产——关于中国工业建筑遗产保护的倡议书》，标志着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在2006年4月18日通过的《无锡建议》基础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2008 年 12 月福州“中国工业建筑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成为中国工业建筑遗产研究在全国范围内正式起步的标志。

我希望我们这次“2013 年近代建筑技术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八月研讨会），如同 2008 年 12 月福州“中国工业建筑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那样，如同 1985 年 8 月清华“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八月座谈会）那样，拉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的序幕！

张复合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近代建筑史学术委员会

## 参 考 文 献

- [1] [日]藤森照信. 日本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历程[J]. 世界建筑, 1986, 6.
- [2] [日]村松贞次郎. 近代建筑史的研究方法・近代建筑的保存与再利用[J]. 世界建筑, 1987, 4.
- [3] [日]村松贞次郎. 近代建筑的保存意味着新的创造[C]//第四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3.
- [4] 包慕萍, [日]村松伸. 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的基础问题[C]//中国工业建筑遗产调查与研究(中国工业建筑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 [5] 刘珊珊, 张复合. 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状况及前景[C]//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八)(第 13 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会刊).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 中国近代建筑历史发展过程的特殊性<sup>①</sup>

陈伯超

提要：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并非体现为进化式的规律，而是一种在选择性引进基础上的本土化过程。

关键词：沈阳，近代，建筑，发展，特殊性

中国建筑的近代化不能以“现代化的转型”一言蔽之，它不同于西方建筑的近代化过程。它既包括中西古典建筑向现代化的转型，也包括对西洋古典建筑的引进，以及外来建筑在被引进过程中的本土化过程。

中国建筑的近代史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中国近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外国列强以洋枪洋炮打乱了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规律，使这一段历史不能再继续按部就班地遵循它原本的发展轨道，而任由外国列强摆布。西洋文化、西洋技术伴随着西洋炮舰堂而皇之地破门而入，且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打破了它几千年的独统地位。反客为主的西洋文化从上层建筑到物质基础的不同层面上，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与时尚。

处于这个时期、这样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建筑，不能例外地脱离开它长期一贯且独树一帜的建筑发展路径，进入到洋化轨道之中，西洋化成为中国和沈阳近代建筑发展的时代大潮。

中国建筑的近代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西洋建筑的进入及其本土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排除对西洋古典建筑和新古典建筑的引进和接纳；二是本土建筑（主要指中国传统建筑）的变异和继续发展；三是建筑的现代化转型。在内容上，它比欧洲建筑的近代化过程主要体现为现代化转型要更加丰富。欧洲进入近代的标志和前提条件是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大机器生产的实现。由此形成的技术和经济基础，以及“二战”后对建筑的大量需求，使得建筑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走上了现代化（英语中“近代化”与“现代化”并无严格的区别）之路。用“建筑的现代转型”概括这一阶段欧洲建筑发展的特点虽然不是非常准确，但其内容不失完整。然而，若认为中国建筑的近代化类同于欧洲同一时期的发展过程，将忽略了如前所述的前两个方面的内容，而且是很重要的部分。其研究结果将会有所缺失和偏颇。

## 一、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自从达尔文进化论的横空出世，一举冲破了传统理念的束缚，让人们以科学的眼光认识到世间生物发展的真实规律，更引发了社会学家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入思考和探究。于是，一种全新的、科学的历史观得到了确认：被植入了生物进化论基因的“历史进化论”体系，开始成为世界以及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主流。

康有为指出，“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在进步之途，从前曾经‘废席地而用几桌，废豆俎而用盘碟’；后来则‘以楼代屋，以电代火，以机器代人力’”<sup>②</sup>。梁启超评论说：“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康有为）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

<sup>①</sup>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178273）。

<sup>②</sup> 见参考文献[1]。